

陳南平著

坦能堡戰役論

與德意志精神之德
俄東普大鐵戰

軍用圖書社印行

坦能堡戰役論序

德國之所以有今日，與登堡之貢獻實偉，而所以造成此種偉大貢獻之最大基礎，厥爲坦能堡會戰。

坦能堡會戰不僅解救德國危局，與保證其將來之永久生存，且證明若干兵學上之原理原則，均足爲一般的取法與借鏡。

殲滅戰之重要啓示，在能澈底貫澈戰爭目的，使敵人永歸消滅，不能再振，今世科學昌明，戰爭利器，日新月異，野心家或利用強力，以行侵略，方自謂世莫余侮，不知其精神物質，未必過人，若能以殲滅戰術臨之，則鹿死誰手，正難預定，故殲滅戰之意義與需要，吾人實有確切認識之必要，傳曰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古人不我欺也。

史利芬將軍所著之康奈會戰，乃係以康奈戰役之材料爲主而論述之，其見解與研究，極多獨到之處，至今猶爲一般人所傳誦。

坦能堡會戰，實爲大殲滅之代表，德國賴之，以存其國，俄國受之，幾覆其邦。於此，可知戰爭對於人類史上及民族生存上之重要，與軍事力量準備之充分，卽爲粉碎敵人證據之語之價值。

坦能堡戰役論

第一章 殲滅戰之探討與統帥責任

第一節 前言

坦能堡大殲滅戰 (Vernichtungsschlacht bei Tannenberg) 實爲歐西乃至世界最稀有之會戰。此會戰，證實無數原則，并解決法國拿破崙名將；暨德國名軍事學家，克勞塞維茲所持包圍殲滅戰，非有優勢兵力，不能實行之意見。因此次興登堡氏，乃係以劣勢之兵力，而殲滅兵力優勢之俄軍是。此役之德軍全體，不但對整個俄軍言，失其優勢；即對俄方部隊之任何一軍，亦失其優勢。如此役單以對俄第二軍言，其兵力已不及俄遠甚。因處斯困難情況之際，固應各個擊破俄軍，而先擊破其情況迫切之俄第二軍。然而竟能對其優勢之敵之俄第二軍取攻勢，且用兩翼包圍以殲滅之者，豈非無故。今細攷之，知其中作用最大而成應探討之首要問題者，則莫如在當時；具有最高權威與卓越天才，指導此會戰之勝利者之統帥。

因此，吾人固應注意戰史之研究，然而本篇所述，并不希望歷述當時戰史之經進，或略爲研討，與其他戰史，同出一轍，或在他方面略有異同者可比。因本篇所述乃在研討本戰役之真價值

，更由戰史之事實的指示，以研討一切問題。

至關於統帥問題，以中國之研究爲最精深。惜國人不察，只注意他人，而忽視自己。因忽視自己之故，遂致流於歧途！其甚者，則鄙視中國兵學以爲無甚高論，至庸夫俗子亦可談兵論將；或則過於注意，以爲統帥非常人所能爲；凡此過與不及之認識，均屬不當，本篇倘有可能，或將予以較正確之解答，藉求指正？并欲以此，期待將來之統帥！

僅在孫子一書，已累論及如何爲將？觀其第三篇即云：「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。」其中之「君指當時之「君主」，君主之下，即殿以「將」，且言將能而又君不御將者勝，可見此乃係「君主」直接對「將」。故將即現今之統帥無疑。再由孫子十三篇觀之，知極力注意統帥。故其第一篇云：「故經之以五權之計，而索其情」其中第四，即舉將。如：

「……一曰道，二曰……四曰將；五……」，（計篇第一）又云：

……將孰有能？……吾以此知勝負矣，……」

可見當時即已特別重視統帥。謂其可以左右戰爭之勝敗。故兵法云：「世有必勝之將，而無必勝之兵；故治軍者，每嘆將材之難得！而慘遭敗亡也。」此言以此次歐西之坦能堡會戰，如本篇所研究者而觀之，將益足徵信。蓋此次戰役，在德軍第八軍，統帥互易之際，其情形即已大相徑庭，由惡劣而轉佳良，竟能如德人所望，而獲殲滅俄軍之功。

故孫子云：夫將者，國之輔也。輔周則國必強；輔隙則國必弱！（謀攻篇第三）又云：

「故兵貴勝不貴久；故知兵之將，民之司令，國家安危之主也。」（作戰篇第二）

由上可見：統帥輔國之「周」與「隙」；即足以造成國之「弱」與「強」。又謂：統帥乃民之司令，國家安危之主；於此可見：統帥責任之重大，其誰能企及其萬一，上僅就孫子而言之，至其他兵書，尚有極精深之研討，茲以篇幅所限，不再述。

惟此役，與氏恰能作到：「兵貴勝不貴久」之旨。故觀其用兵，無不注意時間與空間，以求速獲殲滅俄軍之勝利。

總之此次戰役，在歷史上——尤其歐陸之德國歷史上，其昭示之偉大，實為吾人所承認。惜對此戰役，作精深之研究，以求得其真價值者，則所未見。本篇最初，雖欲作進一步之探討，惜時間不許，僅能就其大要述之而已：

第二節 坦能堡會戰之前夕

為增加研究地興趣，故特先述坦能堡會戰以前之情形。使人們明悉。在此極悲觀，與極複雜的形態下，非有有為的統帥；與特別的方法，不能解決此項嚴重的事件的。

大戰既起，德奧以同族同盟國關係，當然聯合以對歐陸諸國宣戰，俄因自居於斯拉夫族領袖

之關係，極思一逞，故對暗殺奧太子事，竟極力助塞，并準備動員。德雖要求俄取消動員令而無效，於八月一日德遂對俄宣戰，六日奧亦對俄宣戰，由是德俄遂入於戰爭狀態。

既宣戰，俄即速集大軍，向俄領波蘭之兩翼進出；以攻德之東普魯士。因俄領波蘭係於俄境向西伸出，北接德之東普魯士；南界奧領波蘭之加里西亞也。此際俄國乘德國正牽力西方，以求與法軍於西戰場，作主決戰之際；遂突以大軍，進攻東普。

此際，俄已集中一方面軍。此方面軍，係由兩軍所編成；其第一軍，亦稱尼門軍，(Niemen-Armee)由軍長命能看甫(Rennenkampf)統率之，第二軍，亦稱那留軍，(Narew-Armee)由軍長薩松諾夫(Samsonov)統率之，其向東普。而以第一軍向西方進出，第二軍向西北進出，以期覆滅德軍。基於德軍根本作戰方略，祇於東境之東普魯士方面，用薄弱兵力，應付俄軍而已。蓋因於西境，須與法國作主決戰之故，不能不如斯計畫之，然而俄國竟乘此項弱點，以大軍進攻東普，於是使德國之處境，陷於悲觀！

在八月中旬的德軍狀況，除在東普魯士的第八軍作防禦配備，以對付俄軍外；其第二十軍團及已會合各要塞的固有要塞衛戍部隊，及零碎雜湊的地方警備部隊，均用之以防禦東普魯士的南境及東南境。其防禦線，約在陸宰(Loison)一帶。其餘主力部隊為常備軍第一第十七軍團，預備軍第一軍團及第三軍團與哥尼斯堡(Königsberg)之要塞衛戍軍，與騎兵第一師等。上述各部隊，

均集中於東普魯士邊境附近。

由上述，極爲優勢之俄軍，取連繫而前進，實予德軍以極大威脅：在此困難情形下，苦只圖取守勢，以應付俄軍；則必招失敗之局，且由東普魯士之地形研究之。德軍不能不採取在外克塞耳河（Weichsel）東岸作戰之方針！因此河雖爲天然之堅固障礙，且有多數要塞以爲之輔；但因其上游係在俄國境內，俄軍當然可在其境內迂迴之，因此，無疑的，遂減少外克塞耳河之價值，而使德人不能不採取此項方針，以指導戰鬥。

且在外克塞耳河東岸作戰，於某種情形下，當較優於外克塞耳河西岸作戰。其故很顯明，蓋東岸有東普魯士省城，哥尼斯堡之要塞，與馬蘇湖（Masurien）附近一帶湖沼，形成極大之障礙。其相互間之各隘路，又由陸宰（Lötzen）等小要塞，及阻止堡等封鎖之。故俄軍之前途，倘不緊密連繫，卽易爲所隔離。

德人既具有此項苦衷，而時間之推移，又使東普魯士情況，愈趨險惡！蓋俄國尼門軍之西進，在弓賓年附近，與德國第八軍主力發生戰鬥（時爲八月二十日）後，其結果，正面德軍雖爲俄軍擊敗，而左右兩翼尚可維持！但正當此際，第八軍軍長，普利德維慈上將，（Pritvitz）接得可靠報告，謂俄國由薩松諾夫上將所統率之第二軍，已由那留河侵入德境，而向索耳島（Soldan）及威稜堡（Willenberg）進出！八月二十一日，卽越過邊境，現正向北推進，擬截斷德軍歸路。此消息不

雷頻催德軍的生命！（其詳見略圖一）

德第八軍軍長，爲此情況所迫；乃斷念戰鬥。因爲戰略上的需要，遂開始退却。此種退却之實現，即無異宣告放棄東普魯士淪於他族，且影響德國的前途！

情況的指示，已使德軍陷於悲觀的境地。蓋由俄軍的配備看來，其第一軍一直向正面前進，以攻擊退却的德軍，第二軍正面，向西北前進，以攻擊德軍的右側背。假使真能一一實現，這種計畫，則德軍命運尤殆。何況當時俄軍單是一方面者，已約二十一萬餘人，砲六百門，兵數既爲俄國佔其絕對優勢。而又均爲青年常備軍，至德軍在第一線作戰的，祇有一部份常備軍，其餘多爲預備役的老弱軍隊，所以卽在這一點看來，能否擊退俄軍，尙成問題？

在實際上，吾人應可以很明白地看出，此際，形成德軍心腹之患者，實爲俄南翼軍薩松諾夫所統率之那留軍之前進！因此方面之一軍，果能長驅大進，無所阻礙，則對付尼門軍之德軍，雖有小勝，當無關係於大局，故足以召將來之覆敗者，實爲俄國之南翼軍隊，因之此際，非殲滅俄軍之南翼軍，則德軍將難獲得運動之自由，且無法以抵抗尼門軍，蓋此際，在佈蘭與加里西亞陣地上的同盟（奧軍）軍，亦希望德軍援助！是則德軍已陷於孤立無友軍之援助，倘若採取退却，或退却兼抵抗以待西歐之增援，再大舉反攻之策，即無異明白地，斷送東普魯士全部與西普魯士之大部於俄國，因此波羅的海的海權，亦將非德國所有。

在地形上觀察，俄軍愈前進，則其所遇之障礙愈小，通過馬蘇湖後，其南北兩軍，即可連成一氣，於是俄軍可舉軍長驅直進，而德軍若仍着着讓步，則其前途尙堪設想乎？且此時即有他方援軍來到，亦難保其必勝，如斯則東戰場既失敗於俄國，西戰場必因東普之失敗而受影響！在此千鈞一髮危急萬分的局面，苟無具有特種能力與修養的統帥，并用特別的方法以解決此項嚴重問題，則不但東普降落；第八軍失敗；且將影響德國整個的成敗，亦毫無疑義矣。

吾人試思！在此種情形下，將如何行動，乃能解決此種嚴重的危局呢？此種思量不但有趣，或將可得較新穎之解答？而勝於常時與登堡實際所處置者，此際惟能獲得勝利，而且獲得澈底之勝利以殲滅敵人時，方可解放東普人民的痛苦，與保全德意志領土乃至國家的安全。

在此危險局面下，德人有解決此問題者否？曰，有，是誰！即名將興登堡是。因興登堡氏曾以強毅精神，予此問題以實際的解決，爲德意志造出無限的光榮，及東普魯士的幸福。在德國的歷史上，亦必然地，爲此事件畫着若干行橫行字來表示：當時所獲得的成績的。

第三節 殲滅戰之探討與統帥責任

究竟與登堡如何行爲，乃能盡其責任？且用如何方法，以解決此項危局？而保存德國領土及光榮呢？本段擬將此項探討之！

關於此，很顯然，德軍之當時統帥，若只求能獲尋常之勝利！則不但所獲之勝利不穩，且將踏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中旬拿破崙一世之覆轍。蓋當時拿氏，所處之局勢，與此次興登堡所處之局勢相同，而兩人處置却相反。

當時拿氏之敵，其一爲普魯士國將官白呂先（Beücher）與英國將官威林登所統率之二個有力部隊。此二部隊，兵力相差極微。拿氏當時判斷。以爲非各個擊破當面之敵，極難有勝利希望！蓋因此二部會合後，則兵力將佔絕對優勢，無法對敵故也。惜拿氏判斷雖精，而實行上則缺乏毅力與胆略，因此致不克實行其精明的判斷，以達成功之途。

很顯然，此際之拿氏應集其全力，以殲滅較近之白呂先部於里尼（Reims）附近後，乃再力殲英軍。如斯，則自有成功之把握！惜拿氏捨此不爲，而分兵以應之。結果，雖能擊敗普軍，但以拿氏兵力既已分散之故，只能壓迫白呂先所統率之普軍，歸於退却！而不能殲滅之。致存蓄此最大之遺患。

然拿氏并不估量此種遺患之可慮，遂於二日後，再推擊威林登所統率之英軍。白呂先乃復率普軍，捲土重來，藉此機會以全力乘之！此不但里尼一役之前功盡棄，且招失敗之局。

但興氏并不希望蹈拿氏之覆轍，乃希望調集其全部，以對付情況極爲迫切之那留軍。且不希望獲尋常勝利，而欲全體殲滅之。興氏之意，以爲此戰而勝，則東普乃至德國自能安全；此戰而

敗，則必致全局動搖，一切均將難保。爲是，故特空壁出戰，以全力對付俄國之第二軍！於此可知奧氏所用之手段，較拿氏已自高一籌矣。

此情況，欲以少數兵力，對付此優勢之敵，倘不用特別方法，則即戰勝亦不容易；況殲滅之使不能復振乎？因之，奧氏不能不注意下列原則，以對此優勢之敵作戰。

一、澈底集中全力，對俄施行各個擊破，并先殲滅俄南翼之第二軍。

二、敵誠優勢，但一面牽制其正面之部隊，又一面側攻，使其正面狹窄，則從兩翼包圍以殲滅之，當可以少勝衆。

三、此際，敵人方面較適當之處置，則除迅速退却外，別無良法。

然而此種原則，早已有實戰證明矣。其最顯著者，則爲普奧之戰，斐迭禮大王所指導之老登（Leuthen）一役。此役，斐氏即曾以上述原則，以攻倍己之奧軍。當時斐迭禮大王，即以全軍進攻奧軍之側翼。使奧軍大遭損害，再於追擊時，殲滅奧軍餘部。按此計畫，斐氏遂以步兵抽向左側，形成梯次配備。在右翼前者，爲衛德爾（Wedell）部是爲主攻；騎兵之半，在右由齊登（Niien）氏率之；餘半部在左翼，歸德里生（Drisen）統率之。以攻奧軍之側翼，奧軍敗，即喪失秩序而逃，奧帥固知兵多足以補救，遂隨攻擊之方面，令正面改向南方，全軍轉向老登。但竟因此，腐集一隅，正面極狹！斐氏遂乘機側攻，繼以包圍其兩翼，衛德爾見之，并迂繞奧軍之新陣地，且從

東方衝其側背。其結果幾至四面合圍，奧軍幾於全數，至少約三分之二，致殲滅於戰場。此種包圍殲滅之實例，適足以證明上述興氏所必用之原則。

探討至是，吾人即以爲滿足乎，則又不可。因此，吾人須進一步須討裴迭禮大王所實行此種戰鬥之根源。由是吾人必須向歷史上探尋，以求其解答。而在歐西歷史上所能尋求者，卽爲康奈（Cannae）會戰。今略述之。

漢尼巴爾（Hannibae）將軍，以劣勢兵力與羅馬軍之優勢兵力；戰於康奈附近，當時漢尼巴爾將軍，偵察羅馬軍德命地五斯瓦洛（Larenti usiavro）之陣地，見其正面甚窄，而長徑極大，漢尼巴爾當卽判斷，以爲羅馬軍雖極優勢，但不能利用地形，以發揮其優勢之力量，遂以己軍之二分之一，攻其正面，並使其正面與敵相等；其餘兵力則均分配於兩翼，以包圍之。

其兩翼與正面，均爲騎兵，惟其後則有精練步兵，向中部進攻！但此，易被羅馬軍擊破，惟兩翼之喀大（Kartlag）騎兵，乃衝進羅馬軍以進窺其中之背，至於其由兩翼包圍之步兵，亦不必過於前進，因此際，敵軍之中部，已顯然被包圍之故，故此際之兩翼步兵，只須左右轉灣，卽可力攻羅馬軍之側背，由此，羅馬軍遂被包圍，而全部均被殲滅，存者極微，但漢尼巴爾軍所損害者，不過八分之一而已，以此少數犧牲，竟能殲滅較其約多一倍又半之敵，其成績當極可觀。（其詳見略圖二）

惟漢尼巴爾將軍之戰略上布置，實可爲後世包圍殲滅強敵之良法，經吾人思考之結果，可歸納爲下列之原則。

一、正面須用堅強敷用之兵，以竭力牽制當面之敵，使敵不能逞，且其正面，須與敵相等。

二、兩翼包圍之兵，以多爲貴。

三、兩翼包圍之兵，須能竭力祕密其企圖，不使敵知。

四、須誘敵人以全部加入正面作戰；兩翼包圍部隊，卽盡量進攻，以殲滅敵之全部。

由上述，而再三思考之，卽發生一種疑問？蓋敵兵果不避危險，以突破我正面部隊時，則已軍不遭甚大之敗績乎？其實不然，蓋敵兵大部，勢必受我兩翼兵力之進攻無疑，因此敵，雖不至全部被我殲滅，然至少必另成正面，而再與我戰鬥！

關於此，歐西兵學界鉅子之批評，曾有不同之見解，蓋在德國軍事學家，克勞塞維慈（Clausewitz）暨法國名將拿破崙之意見，則以爲非有優勢兵力，不能行此種攻擊，而毛奇與史利芬等，所持之說，卽恰與此相反，因是史利芬（Schlieffen）曾著「康奈戰役論」，篇中歷述，殲滅戰役，自漢尼巴爾以至毛奇，均證以康奈一役之原則，以爲欲殲滅敵人，必須用包圍之法，其書極爲德軍所傳誦，與氏當亦對此有極精深之研究，故坦能堡一役，遂奏莫大成績；且以實證，毛奇與史利芬兩氏所主張之說善。

由上面討論，可見兩翼包圍殲滅，實殲滅敵人有效之方法，今興氏以鄭重態度，及毅力與胆略實行之，遂克爲德意志盡其統帥之責任。

蓋當時德國之危險局面。可由坦能堡會戰之前夕一段明見之，倘於斯際，而乏興氏其人，以作實際之解決，則德國之生存，即將發生問題？俄國之野心，必因以愈逞。因此，倘欲以現居於被動地位，局勢緊張之德國，非澈底地運用武力，以圖另造局勢，使原處於主動地位之敵，反而就範於我，使我能獲其利益不可，爲是故必以實際之武力，相競於戰場，既能以實際武力相競於戰場，則權利當屬於勝利者，而非屬於敗北者，因此統帥之責任，即爲消滅敵人，以期速獲澈底之決勝！故殲滅敵人兵力，乃爲盡統帥責任最良之法！而更須注意會戰之價值。

會戰，所能給予吾人之良好結果，并不在希圖微小勝利，或阻止敵人攻擊，與攻擊敵人使之退却，以佔領其國土而已，其重要者，乃在殲滅敵人，使不能復振，或悉數俘虜之，并設法壞其戰具，裝備；或使全歸我有，如斯，則會戰之目的即達，會戰之目的既達，則統帥之責任自盡矣。

此役，興氏以大無畏精神，統帥業已退却之軍，回軍再戰，用兩翼包圍之殲滅戰手段，澈底解決俄國那留軍，使那留軍竟至一蹶不振，其軍長亦逼於自殺，以盡興氏所應盡之責任。故興氏之盡責任，不但東普魯士，即德意志原由第八軍長退却，而應生未來之危局，亦因以解焉。

甚盼將來統帥，注意其責任之達成，及包圍殲滅之重要性！

至於興氏用兩翼包圍，以殲滅俄第二軍之實際情形，即於後章述之。

第二章 研究戰史之真諦

人類空前之悲劇，與文明之進步，莫如歐洲大戰；其間收勝利最偉大，而予德國以極大幫助者；則莫如坦能堡會戰。但坦能堡會戰之實際，全部均產出於德意志大將興登堡元帥之手，由是可知統帥之重要矣。

本來，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民族絕滅續興之會，悉率敵賦，殫舉國力；對應當前之敵，以爭生存於一朝；此當可證明統帥與一般負軍事職務者責任之綦重，愈益明悉。

右述，倘不錯誤，則天才之指揮官，實為民族及國家所需要，但如此，吾人當應明白，所謂天才者，並非如俗世之所稱：毫無經驗與學識，僅具一得之人；乃係血汗與精力之結晶，而造成與上述人所稱者，完全相反之人才也。

由此，不但在現在；即在將來，無論任何國家，均不願將其軍隊，付之於不學無術，且毫無修養之人；以危及國家及民族之生存。因之負軍事責任者，均必須充分地具備：經驗與學識，及偉大的修養；庶幾於有事之際，乃能臨事不亂，而正確判明一切事理，以為最適當之處置。

惟關於上述之作，均可由努力中求之。學識與經驗之獲得，其途徑雖多，但研究戰術，戰史

，實爲最重要途徑之一，爲負軍事責任者，所必須力赴之也。戰術之研究，係於一定地形與情況下爲之，而戰史之研究，則大異其趣。

戰史之研究，在記敘真正戰爭之實際，並從事討論；藉以詳明其變化，並探求其原則。因由戰史之探討，可以明白：戰事實際上之變遷，及其因應情況之處置，以促軍事之進步。此外，軍事上之變遷，如由運動戰變爲陣地戰，以至其他情形等，則惟有由戰史之研究，乃可得之。

至於如何有此種變遷，及因何故而須有該項處置呢？此則必須竭力探索其本源；然此，正爲研究戰史者，所必不可少之事項。換言之，即在研討之際，必須進步探求，在某情況下，何以乃用包圍？某情況下何以須有某項處置？如在坦能堡戰役中，何以必須採用攻勢，並應首先解決俄國之第二軍——即那留軍。

根據已往戰史之研究。很顯然，即可於其中，尋出重要之原理原則。此項原理原則之探尋，適成爲吾人研究戰史重要目的之一。在本戰役中，所顯示者，如：俄軍因一二軍不確實協同，以致喪師辱國，攻擊精神旺盛（如德軍），及統帥能力卓越（如興登堡等）者，常佔勝利；俄軍素質拙劣，指揮遲笨，以致失敗等等，均足爲吾人之殷鑒，而且可以取則焉。

由研究既往之事實，乃可以知將來；此尤非研究戰史，不能達到：知將來之境地。蓋由研究戰史之故，即可推尋：無數重要之原理原則，有此重要例證，及原理原則，即可推求將來，如在

本戰役中，俄國之一二兩軍，因不協同作戰而致失敗；倘將來再有如斯情況，而又以斯項事實呈現之，則必敗無疑。因而知作戰首貴協同！此種協同精神，不應即此爲止，尤應擴張及於陸海空軍之作戰，亦必須協同確實，乃能致勝，當無疑義矣。

故研究戰史，尤須注意當時情況之發展，且深思其措施之良否，以及其作戰上指揮之當否，而知所取則。

本章所述，乃記坦能堡會戰之全部經過；及其互爲因果，必須闡明之各項事實。惟因戰事之演進，均爲整個的，其縱橫各項事實間，均互有切要之關係者也，如本戰史，若只敘述其戰鬥經過，或者述及其如何包圍之情況；而不及其他種條件，則不但乏味，且已不能確實求其真理，因之不能不對其縱橫各項事實，作綜合的觀察，而深刻探究之。

坦能堡會戰迄今，洽爲整數之二十年；在最初至無若干材料，以供給吾人，作爲研究之資；惟時間愈往下推，則材料亦愈形其增加，本章擬利用此二十年來經過中所已發佈，及可靠之材料；力加研討，期求其完備。

在意見上，個人不敢有所陳述，即或必須說明者，則亦敬謹簡述一二，而置於結論一項內，或則參閱陳南平著：「坦能堡會戰評論」。此外則敬爲忠實地敘述，以期不至我負人。使他人於其中尋求原理原則焉。